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九

儲貳

早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覬疏　羅玘

臣於去年四月具本差義男羅秀賫奉內開向者賊瑾謀逐榮王當時顧命大臣不能死助　陛下諍留榮王致使　陛下肘腋之間無一血屬之親足以召亂彰彰有前驗也故舉宋司馬光婁寅亮之故事以瀆　天聽兼備責諸臣蕩無廉恥阿附賊瑾之狀而又發其後日乘時觀望不忠之謀冀以感動宸衷即賜施行以慰海宇臣民之望以消姦雄睥睨之心然後螽斯衍慶麟趾肇祥禮遣歸藩爰正主鬯臣雖譴

死固其分也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必是後宮儲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並興徧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刧殆空前日縳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剖剝衆將王杲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眼空如此臣謂 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陽邏地面傳来流賊執殺右副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間以為副都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 命征勦之官不過遇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亦必殺也九卿之長敢殺之則公侯駙馬遇之亦必殺也是尚知有 朝廷威令哉而朝

廷左右尚爲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貳亦在賊
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賊生臣死賊死臣生
也亦痛夫　國本之未定而睥睨之萌漸不可遏以
至此也然尚斷然不信傳采之言忽於今月十三日
申時迎接炳然之吏王廷昌回報云親欽炳然之屍
面劈一刀而去其鼻身中兩箭而傷其肋臣即跌仆
在地口鼻流血昏暈沉冥如同氣絶臣知不久不以
妻子自隨止憑一二小童扶摩灌飲至晚畧蘇目今
便血如流筋骨已解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
生計魚游釜中火燃未沸且喘息須臾之命百般搜
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馬馳騖中原誘聚不逞

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狐疑益見逗留事機一變
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假竊包荒養高之命
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
陛下尚欲與數十年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
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膽再申前請矣　伏望　陛下斡
乾轉坤少垂　睿覽立召　皇親公侯駙馬伯府部
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共為司馬光范鎮韓琦文
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棄短取長酌古準今
藏鋒斂鍔隨事據理擬
仿代　九廟之勤渠無託　兩
宮之奉侍體　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序而
無即真專候
私房之芳快覩前星之耀納衆庶於不

識不知之天褫姦雄於如雷如霆之下則臣誅死者

生之年亦甚樂也臣不勝憤激屏營之至

東宮　聖學疏　　霍韜

臣等伏蒙　聖恩擢補　東宮官僚　恩命下臨無

任感激古人蒙一飯之惠猶思效報　聖上獨擢臣

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豈直一飯之德比也臣等所

由萬倍感激圖報無涯也仰惟　皇太子今未出閣

臣僚未得供職未得陳說文辭圖以涵養　睿資頂

培　聖功之基惟日聞正言見正事習正道久而默

化習與性成而已矣臣等又聞古昔聖學圖史箴誡

日陳於前於以維持身心無不備具進善之旌誹謗

之木朝夕飫聞善言日進則德日崇謗言日聞則過
日寡帝王樂求謗言何也圖以優進聖域也臣等竊
取古意繪為　聖功圖一十三幅裝為一冊獻上
東宮殿下其一曰文王世子問安次曰文王世子視
膳願　皇太子大孝師文王也次三曰文王世子齒
讓願　皇太子默契古聖王謙德也次四曰漢儒桓
榮授經見東漢存古風去隆代未遠也次五曰神堯
茅茨土階願　皇太子知我　祖宗皇帝聖德上符
神堯也次六曰大禹菲飲食惡衣服願　皇太子敦
儉重祀也次七曰大禹卑宮室力溝洫願　皇太子
知聖王嗇身勤民也次八曰周王稼穡艱難願　皇

太子默契帝王傳授心法也帝王知稼穡艱難乃知小民之依不忍逸欲所以祈天永命也次九曰周室后妃蠶織願　皇太子知帝王家法也后妃知蠶織之勤乃知綺繡難得不敢侈也次十曰宮中隙地種蔬願　皇太子知我　聖祖盛德同符堯禹也萬世太平之丕基也十一曰西苑耕稼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恤民稼穡艱難同符成周上契舜也十二曰西苑蠶桑願　皇太子知我　聖上家法即成周家法也關雎麟趾之風也十三曰商王高宗訪道願　皇太子知帝王聖學也聖王務學勤誠賢臣語學諄切莫盛於高宗傳說萬世準極也是圖次先後微意也

伏願 皇上少垂 聖覽如謂臣等所繪圖冊或有少裨 東宮作聖之資 勑下內侍謹厚人員將臣等所繪圖冊時進 皇太子觀玩未用講解文義且觀圖象得意契悟自深愈於講說之煩也臣等據事直辭無所忌諱雖未及古人拾遺補過之盛節亦庶幾言無偽飾欲 皇太子預養納言之量無俾古人樹誹謗木者專美於前也又圖象惟繪大意於古人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堯大禹高宗文王傳說及漢明帝桓榮或冕裳或便服惟據聖賢圖象繪寫大略未敢謂肖真也至於字畫惟儒士勞良相陳錮校書冊謄錄雖有差訛不敢洗補臣等演說誤謬亦由

學識膚淺所致臣等謹備陳罪狀伏乞 聖明察臣等感激圖報之愚亮臣等獻芹之悃恕臣等謬誤之故 宥臣等不識忌諱之戮 特賜內侍人員時進東宮 睿覽達臣等區區微誠臣等不勝戴 恩懼罪屏伏戰慄之至

早舉東宮朝儀疏

羅洪先

臣聞自古聖王之貽謀也未始不以禮為防而其禮之行也又皆究微隱以周其慮蓋於辨等差防漸習雖節目至細舉動至暫其關繫至大而可久者尤不敢忽蓋所以為天下萬世而非以自私也臣伏覩皇天眷佑前曜揚輝 陛下深惟古典早建 儲宮

已當下　詔覃恩四方矣既而愼選宮寮備輔導以隆法制天下皆知　陛下此舉至公至明所以定大計而消覬覦爲慮至深且遠也獨於令節上牋之禮稍遲以歲月者意者以玉體未充而又持以謙抑耶夫人情之不容已者即禮之所由生今天下荷　陛下覆育者已二十年有位者皆出拔置有知者皆由涵濡而與之生成而又屢被霑霈之恩正思所以報稱而莫之爲圖者及聞　儲宮之建又二年矣使其徒仰法制之隆而未覩威儀之盛亦何以一其觀聽作其忠愛而使之不倦哉臣謂竭股肱之力致保護之誠天下臣民與臣殊責至於望清光樂盛美而發

私願者其心則一而已竊以明年正當天下臣儒离
覲會試之期而元日又爲三始之吉欸乞 聖裁即
於是日候奉天殿大禮既成請 皇太子出御文華
殿受朝賀如儀臣思是時内自畿甸外達邊鄙上計
之吏下及蠻夷君長雕題左衽之酋凡奉正朔而來
王者皆得舞蹈庭墀必其自慶以爲朝覲而且得見
吾 君之子也儒生學士稱說仁義者莫不矢初服
而篤忠貞必其自慶相與謳歌吾 君之子也是禮
雖止於拜稽而實則可以萃羣情可以塞衆望可以
昭大義不出宮禁而關四海不逾頃刻而垂萬萬年
無疆之休是豈區區節目舉動而已哉或疑未告

廟而臨臣民與禮不應臣請暫於奉先殿行禮或即
代告自可通誠蓋推　祖考之愛有甚於子孫之敬
而繁文在所略矣或疑睿質和粹不宜遠離阿保臣
請擇左右慣習之人委之扈從重裘累茵周帷複幔
戴日而出納陛而行亦自與深宮不異又况血氣得
動盪而益舒智識由習熟而漸廣其於宣節不無相
宜至於出閣講讀自有常期不敢預瀆此正所謂禮
之權也青輅既乘紼仗斯備凡冠服之制几案之規
旄羽節蓋之華其職掌有常員而藏納有常處也乞
勑所司及時督造仍查內外執事侍班員缺從公推
補務在得人不徒具位至於周廬之士虎賁之威亦

望嚴擇然後任使是不特取其膂力以壯羽衛實欲審其志意可托干城蓋文物以昭數而陛盾以飭威斯二者又禮之微者也臣待罪宮寮職當引古誼以贊助道術令覩典禮未備分不宜默惟　陛下亮其忠察其微隱而早斷之未敢擅便謹題請　旨

養　聖功以端國本疏　周冕

臣備員言官待罪無補晝夜孜孜求為建論思以仰裨　聖政萬一不敢顧忌心至切也但才識凡庸無遠者大者雖有縷縷之誠不足瀆聞臣伏覩嘉靖二十四年春我　皇上渙發綸音欲行　皇太子　裕王　景王冠讀禮內外臣工不勝欣躍續以禮官不

能仰承德意妄有所議是以中止臣嘗聞漢儒賈誼保傅篇有曰天下之本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選左右又曰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後世莫不首舉以為定論蓋古昔王者之教太子也未生則有胎教既生則有保傅襁褓之教及其有識則有禮樂詩書之教如拘以文成之年歲不同是蓋不達時宜之論至於禮節繁多為言者又書生畏難苟安之故習也豈萬世不易之道哉欽惟　皇太子誕生岐嶷之質得於天成以堯繼堯以舜繼舜似若無待於教也臣切思　皇上天縱之聖龍飛藩邸人倫物理罔不周知尤加意於二帝三王

之學遜志時敏無時豫怠矧　皇太子生長春宮之中隔遠　天顏不得行問安視膳之禮而事親之道誰則陳之不得接士大夫於左右而臨下之體誰則啓之不得覩稼穡之艱難而所云無逸之言誰則告之不得見閭閻之疾苦而祁寒暑雨之怨咨誰則聞之使不及時爲學禮樂名物何自而知治亂興亡何自而識君子小人何自而辨與其日處于深宮孰若文華殿之清嚴與其日侍以宦官孰若士大夫之爲師保與其日逸于休養孰若詩書禮樂之爲薰陶此蒙以養正之功在今日所不可一日緩者也且古者人生八歲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皆入小學以

收其放心及其十有五歲皆入大學以養其德性況
皇太子之年有以過入小學之期而將近入大學之
時乎然重　太子所以重　宗廟　社稷也教　太
子所以教天下萬世也早一日之教則天性之明早
開一日非獨臣之願也是天下之至願也臣愚伏望
聖明思　祖宗之業　皇太子繼之天下之大　皇
太子理之億萬年之統緒　皇太子繫之丕舉昭代
之儀以隆　聖朝之典博選天下之有道義多聞孝
弟忠良之士旦夕與居使之日陳正道日講正言日
行正事其前後左右侍御僕從必選小心端恪之人
至於　裕王　景王冠讀禮亦並舉行而所以為之

擇師儒以輔之者亦必極一時之選如此則　聖功可養國本可端本支百世宜君宜王億萬年有道之長端在是矣書曰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惟賜　聖裁臣不勝拳拳懇祈隕越之至

慎選宮僚疏　呂應祥

臣等恭逢　皇太子冊立該輔臣等官選擬詹事春坊等員吏部題　請銓註間隨該科道等官先後論列選擬非人仰荷　陛下高明洞燭各有處分或歸原職或令致仕中外懽服今各缺已蒙　聖諭着吏部推補臣等待罪該科無所知識但讀禮有曰凡三

王教世子必以禮樂又曰選天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輔翼之故太子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親正人也以此觀之則今日推補必有孝悌之行而有博聞今古者然後為有道之士可備禮樂之輔若漢唐宋以来輔翼非人不足言矣獨嘆服我 先朝列聖之慎於擇人而未甞限於所選也又嘆服我 皇上 勑諭且不備員之見誠超越千古而與 列聖同一心也 成祖文皇帝問楊士奇曰汝今兼 東宮何官士奇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甞察之獨胡廣與汝所行不忝 東宮官則 成祖文皇帝所倚以輔翼 東宮者胡廣楊士奇二人而已又聞 仁祖

皇帝擇　東宮講讀官尚書蹇義等以侍郎儀智應
詔蓋以儀智道理明執守正雖老精神不衰是　仁
宗皇帝倚以輔翼　東宮者老臣儀智一人而已及
至　宣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兵部尚書張本兼太子
賓客　英宗皇帝擇用宮僚以吳與弼為左春坊左
諭德然已上諸臣考其出身或以歲貢或由學官或
自守令或從布衣蓋期在得孝悌博聞之才以備禮
樂之輔然亦不過此臣耳今　陛下且不備員之勑
臣等仰見　陛下之心即　列聖之心也但今宮僚
方補而論劾紛至豈不以　太子天下之本宮僚輔
翼之臣然與茲選者未盡皆孝悌有道術之士所以

效忠于　陛下者不得不犯衆怒一言之耳今　陛
下　勑吏部選補萬一選補之後衆心難服甲可乙
否再致人言臣等竊以清明之朝師保之選誠為榮
盛之事而致使人心疑惑指摘納賄之跡形於章奏
傳布四方有碍觀聽故臣等思得今在京在外九卿
總兵等官其職不過一事其治不過一方凡有員缺
尚書會同九卿等衙門各官公同推選題　請點用
況宮僚太子之輔其關係天下國家之大伏願　陛
下　勑吏部照會同推選事例集各衙門官公同于
朝會内閣輔臣將已補各官及各員缺應補之人一
一究度先之以孝悌次之以博聞有實行顯著者方

許黜名上請點用庶幾合衆公於一下遵聖斷於上
則人心自定人言自息垂之世世以為選宮僚之法
真才可得矣再願陛下勑會推各官不可推舉
奔競之人盖奔競者之立心也隨時勢以為轉移人
好利則進以利好名則加以名百計營求以快其欲
遂其貪而已少遇利害輙叛而去望其納忠責其死
報不可得也今陛下聖神文武默運化成其奔競
者固無所容而太子進德之輔尤宜斥去此輩臣一
得之愚上塵聖覽如可採納俯賜施行豈惟臣民
之幸實宗廟無疆之休也臣等不勝懇切願望之
至

早定　東宮朝賀禮制以慰群情疏　唐順之

臣聞古者豫建太子所以重宗社也太子既立則有臨蒞之位有朝會之儀所以萃人心昭軌度也伏惟陛下聖謨獨運深惟　宗社根本之重早正　東宮儲貳之位以繫宇内之心者二載於茲矣曩以儲躬冲幼務存謙抑凡遇歲時令節及千秋慶賀令進箋内庭此皆禮出從權時有待令皇天廸保睿筭日昌雖龍德尚韜而麟姿益茂至於來歲首春又當天下百官述職多士賔興衣冠咸萃於天都驩欣交通於萬國咸思望元良睿哲岐嶷之光以思報　陛下曲成範圍之大德者其心寧有窮極哉而文華受朝之

儀缺而未講臣民稽首之敬抑而未伸非所以彰主器之殊尊答群心之屬望也臣愚伏願 陛下俯覽萬物作覩之誠大昭育震重暉之盛特 勑各該衙門凡 東宮朝賀一應儀注早為詳訂鑾輿麾仗一應法物早為完繕所貴周慎豐美以飾采章而聳觀聽其青宮內外侍從禁衛一應職屬早為擇補務求忠謹端亮以專羽翼而資保護儀物既修官聯既備及茲正陽履端之辰蒼龍應律之候群臣請奉天殿朝賀禮成即詣文華殿朝賀 皇太子則離明之照成於兩作前星之曜增光紫極而內外官僚之衆四夷朝貢之臣咸於快覩爭覲之餘興起其愛戴趨附

之忱各思恪共乃職以對揚　聖天子貽謀燕翼之
休命者必自茲益篤矣

天恩未報願獻微忠疏　郭希顔

臣退伏畎畝生未報　恩死何瞑目今天下談士皆
稱南倭北虜為中國憂臣切以帝王欲安天下有緩
急若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者是已明內之尤急也臣
往歲恭讀　聖諭欲建帝立儲者道路相傳以立儲
賀臣度曰立儲難　皇上誠欲立儲則重臣有可與
計者如猶未也莫若安儲臣願陳忠之日久矣以為
說從則兩存俱利臣之大榮也說不從則出位死罪
臣之大懼也乃間歲星變地震繼以火殿災皆天垂

仁愛之象謬意在廷或有出死力爲 皇上計此迄
無一二調護者臣欲避死終不言每思 主恩感泣
忽然忘生又臣嘗踈罷監國後有謗者必追咎及臣
則是不言亦死爲負國言之雖死爲報國臣寧一言
報 陛下不敢言立儲請言安儲何者君相相信則
儲安兄弟相保則儲安父子相體則儲安相信有道
釋疑是也相保有道分封是也相體有道總攬是也
三者安儲之急務也何謂釋疑臣觀自古蒙無故之
議者仁君不及全其臣履危疑之地者慈父不能庇
其子今 皇上至愛莫如 二王至重莫如元輔其
初固何嫌何疑也盖自言者倡爲 二王面陳嚴嵩

之說臣恐輔臣疑而不自安則何暇善後然尚可誘也由差遠也　二王疑而不自安則誰與承祧此可大慮也由最近也　皇上何不降德音諭元輔以益加忠謹使知王初無他也不必疑於王諭二王以毋志恭敬使知嵩終無他也不必疑於嵩夫然後　王心無所惶惑而師保是依大臣無所忌避而匡贊愈力臣故曰釋疑而君相相信是爲至和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何謂分封臣聞神龍離淵人易狎之美玉出匱人或伺之如此乎外防也　二王親則　皇帝之子也貴則　國本之寄也顧同處京府智與年長則崇高所共欲防不預設則讒隙所由萌昔三代之

盛也大封同姓使各有寧宇以衛邦國而況於親子
乎是故幼而䁥就膝下者所以篤恩也長而出就藩
封者所以疆本也今親藩遠離禁闥臣仰窺 聖慈
為王繾綣但宮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 王誠
能慕叔齊之風高子臧之節大臣畫計 聖明早斷
及時 勅王就國周其衛翼殊其寵數於制於情似
爲兩盡臣故曰分封而兄弟相保是為至福之國則
儲可得而安也何謂總攬臣惟父子之愛天性 皇
上之子幾何恒情體子者未有不身任其艱大而欲
子安於無事也不觀之今時何時乎四郊多壘一日
萬幾天意人心莫不願 大聖人萬年垂拱者誠以

南面事權非　皇上神謨獨運太平未可反掌而收也若曰儲宮臣知天序所屬堯舜不能以揖讓　聖愛無私伊周不得而假手即京府獨處尤宜親就儒賢涵養冲質討論往古得失相切劘於仁孝之道而一毫外務不得與聞況時事固非高枕之日而　君父又非倦勤之年分封之典既定留京之意已明願皇上端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似無不可者臣故曰總攬而父子相體是為至治之國則儲可得而安也內外各守屏翰彼此永無猜妨宮中問省之餘不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大之而傳世享國與天齊久次之而全終股肱與國咸休至治昭而

夷狄自賓至和感而天地自位至福備而　宗社自
延此安儲之上計而今日之先急也每嘆古者忠臣
不退耕而忘君烈士不避僇以直諫臣嘗得罪輔臣
只知　天恩莫報輒憤激椎心且先國者不讐其私
愛君者必及其後知而坐視非忠圖之不早非智是
故在庭不言在野不容不言惟　聖明俯慰　祖宗
九天之望深思　聖母一脈之託察臣愚始終為
王之無他赦草莽言計自臣始則士豈有不嚮風刎
首爭效　闕下者哉

慎選　東宮內外官僚以端大本疏　張鹵

臣于正月十二日與禮部尚書高儀等同日具本以

冊立　東宮大禮事上請既而荷蒙　明旨允俞臣仰見我　皇上上欲以隆　宗社萬年之計下且不遺臣愚一得之言爰暨中外臣民不勝慶戴且各該衙門已具儀擇吉事行在邇臣惟自昔帝王慎重儲闈固貴于早定尤貴于預養故臣前本有謂周成王為太子方其尚在襁褓之中必太公為之太師周公為之太傅召公為之太保伯禽唐叔與之游詩書禮樂以為習故成王能聖為成周令主今所有外廷宮僚之選除師傅保之官輔臣與大臣兼領其餘官僚先宜于應選臣僚之中求其德誼誠篤學術純正心行光明之人而簡任之必不宜一使浮薄矯飾之流

得塵清貴以妨至公但　東宮講學備官事尚有待
臣且不敢贅瀆至于內庭應選人員近在目前其機
務尤爲切要何者　皇子殿下當此千秋膺齡與內
臣侍從其勢易爲親密其情易爲浹洽其爲事易習
其爲言易入故昔我　孝宗敬皇帝之在　東宮也
我　憲宗純皇帝擇內官覃吉任典璽局吉爲人溫
雅誠篤通詩書識大體議論方正每于　孝宗前口
授大學中庸論語諸書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
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諸凡情弊
悉直言之嘗曰臣安敢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
矣故至今仰　孝宗之聖者而必多吉輔導之功臣

愚以為　東宮內臣之選見今在內人員抑豈盡無能如吉者乎不則亦須求得其近似者方慎選以充此二事係于天下國家首務誠非他事可比萬望我皇上遠法帝王懿則近遵　祖宗成憲果以臣言不謬乞　勑下內閣令其遇　東宮備官開講之日會同部院大臣以選外廷應備官僚再請　勑下司禮監令其目今即會同在內近侍及各監局老成公直管事人員以選內廷應備官僚務各秉至公以求至當如有營求冒進之人許內外諸臣但有聞知即指名論究庶我　皇上啓後洪猷　皇子殿下基命成德皆于是盡得其機要而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治

將益厚于昌隆矣

亟求輔導機宜疏　　張國彦

隆慶三年該禮部題為懇請　東宫出閣讀書以端
睿養以崇　國本事奉　聖旨年十齡來說欽此四
年再請奉　聖旨年十齡來奏欽此臣等竊計来歲
壬申　東宫妙筭正十齡矣雖備官行事尚有待乎
新春而輔導機宜不可不預定於今日盖　皇太子
一身關繫最重上而　天命下而人心　宗廟社稷
賴以靈長中國蠻夷賴以撫馭剏兹出閣講學正天
人界限作聖關頭從此不預定機宜曲加培養而屑
屑於儀章器數之末使聲歌玩好陳於前紛華靡麗

謹於從前試習一定之法習讀漢書三日計經詩轉下
能抗其既定之心拿其已成之習矣設自古明王三
帝必加意皇儲而教導皇儲未有不先於慎始者然
慎始之道雖非一端要其實不過曰選賢以備其官
忘分以通其情久任以責其效三者盡而輔導之功
無餘蘊矣臣待罪該科欣逢盛典敢不披瀝愚衷為
陛下獻伏惟　太子天下本宮僚者又　太子之本
也昔周成王在襁褓之中即以太公為師周公為傅
召公為保伯禽唐叔與之游詩書禮樂為之習左右
前後無非正人所聞皆正言所見皆正事故成王能
聖而周道用康漢賈誼曰習與善久居不能無為善

習與惡人居不能無爲惡唐張九齡曰胡越之人生則聲同長則語異盖聲者天然語者所習習於胡則胡習於越則越故知成於所習不可不慎今士庶人之家欲光大門閭尚爲其子選擇賢傅矧　陛下之於　皇太子哉故簡任宮僚誠方今第一事於此不慎擇忠良而或間以私昵参以匪人爲他日倖進之地則上負　天子下負此心　陛下之臣固知其必不爲此矣但恐士生斯世以文學相高論人者於心術人品或未加詳察則賢者未必選選者未必賢而摛章繪句衒巧爭能之人反高出老成數倍矣况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左右賛襄惟練達忠誠是貴昔

周勃少文漢高倚以為重趙韓王匡扶二帝止於半部論語為之蓋正心誠意節用愛人即二帝三王之能事畢矣何以多文為哉今 陛下選用宮僚固必須文學之士而心術邪正人品優劣則尤宜萬萬加謹者合無及今將應選人員行令在京九卿科道各推舉老成練達正直忠厚孝友溫良赤心報國有道術者一二人不拘在朝在野名位崇卑據實填註考語封送吏禮二部會同館閣重臣從公類選精確擬定青宮職銜會官題請取自 上裁如此則甄別薦舉一出至公而碩輔真才計時可得矣又惟簡拔才賢固當極一時之選而拘攣未破非所以聯上下之

交三代以降雖輔導各殊而太子之於宮僚罔不情
意浹洽故有卧則同榻行則參乘交如布衣相呼以
字者豈過為謙屈如此哉盖天子之子榮貴已極不
患身不尊顯不患人不敬承所患者忠言不入於耳
善念不萌於心不知祖宗創業之艱難不知四方災
異之可懼不知閭閻徵役之苦不知疆埸戰鬬之危
與夫一切欺蔽逢迎憸壬邪佞故使之親近儒臣正
欲開發其聰明涵養其德性云耳今　皇太子聰明
睿知樂善親賢其於妙選諸英固未甞不欲忘分相
處矣但恐儀文太密禮數太拘外廷之臣不得時時
進見或見而遽退講讀之外無一語相及若是而曰

輔導　皇太子焉誠恐上下間隔情意不通教者止於備官學者止於完事宮僚雖盛而實用罔臻膚質徒勞而纖毫無補孟子曰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味斯言也豈非千古人君之永鑑乎臣願　東宮出閤之日以好善忘勢為心以隆師親友為急合無先期責令所司定為簡便儀注勿拘文法勿泥常套俾諸臣之與　皇太子勢相親密言相浹洽每日除讀書習字外將　皇明祖訓孝順事實或資治通鑑等書擇其簡易明白有關君德治體者量授一條依俗從容訓解務期　皇太子優柔饜飫融

會有得方始還　宮每月終師傅官具錄奏聞　陛下不時面問縱十中得五其益良多仍令該班內臣導之溫習無使忘記此非特　皇太子道德學問與日俱新而諸臣之勤惰忠邪亦藉是可考矣又惟上下交親啓沃誠便而遷轉無定則職業難精今天下事何者非　陛下之事百司庶府何者非　陛下之臣求其最切而至大孰有過於輔導　皇儲哉使宮僚之內才且賢者或改遷別用不將以他務為重而以　皇太子為輕乎今內而九卿外而百執事所司不過一務所統不過一方尚欲久任責成以終厥績何獨至於宮僚而疑之或謂事有勞逸秩有崇卑酌

量推遷未為不可臣竊謂捐軀盡瘁固臣道當然而賞賚爵秩皆大君所有使輔導諸臣果能顧名思義克稱厥職則何官不可兼何賞不可被雖異數殊恩朝廷非所吝矣奚必改遷別用而後謂之報德酬勞也哉臣願　陛下簡任之後更加責成非其人固當亟處如其人即終世賴之縱不次超遷仍令照舊供職如此庶切磋砥礪之時多薰陶漸染之功大　皇太子令德高名將與古聖王同一揆矣再照內庭供奉之人日侍左右　皇太子起居動靜莫不與聞誠因其機而導之以正則為勢甚便為言易入此在司禮監諸臣慎與不慎焉耳往見　東宮冊立之初

陛下嘉納科臣凡內直官員一時遴選甚當是以
皇太子殿下年尚幼冲而學庸論語諸書皆歷歷成
誦且其字學踈朗筆法遒健雖　聖子神孫靈秀自
別而典璽諸人訓誨之力有不可誣者矣矧茲出閣
之頃正群情鼓舞之會臣願　陛下嚴責司禮監將
先年選用各官備加考覈分別等第有功者破格陞
賞有過者斥逐一二以警其餘若是則人人思奮內
外加持養聖之功莫良於此臣學術淺陋識見凡庸
謹以千慮一得及今當預為整理者參酌輿情上塵
天聽其他一切未盡事宜應行禮節併乞　敕下閣

部大臣虛心更詳慎大詳求務其有裨　東宮侍書

無負　皇上任使遂一開具停妥上請　定奪候來
春次第舉行其有踵襲偷風寅緣干進及以邪佞矯
飾浮躁不堪之人濫送充選者容臣等兩京科道及
大小諸臣指名參劾惟　陛下少垂察焉中外臣民
幸甚　祖宗社稷之靈幸甚

皇明疏鈔卷之九終

皇明疏鈔卷之十

宮闈

舉盛禮以光　聖孝疏　　馬明衡

臣惟臣子之事君親莫不願其有德而獲福尤莫不願其有壽而享福故歌詠慶祝天下之至情也　國家以孝治天下每遇　萬壽聖節則文武群臣畢賀於外　皇太后聖節則命婦入賀於內所以昭福德之休而盡臣子忠愛之極也玆者二月三十日恭遇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先該光祿寺請辦壽䓁陛下欣然舉行臣雖至愚有以仰窺　陛下純孝之心至誠至篤上欲承歡於　皇太后下欲廣示孝愛

之風於無窮也伏覩近 旨復令命婦免朝賀臣竊
疑之非惟臣疑之在庭諸臣及衆庶莫不盡疑之矣
夫暫免朝賀在尋常固有是事然當議禮紛更之時
正人心匆皇之際忽傳此報至情所激安得不疑故
皆私怪竊歎以爲此意若出於 皇太后則中間必
有因事拂抑之懷往來存沒之感故情無聊賴不暇
及此耳若出於 聖意則 陛下母子至情有隆無
已豈以 皇太后聖旦之節而忍輟此盛禮哉此臣
民之疑所不能自已者也况前者 興國太后令旦
節命婦已行朝賀臣見當時左右之人宴賜之餘咸
欣欣然有喜色今 昭聖皇太后聖旦之節相去未

越月耳乃輟而不行前後情文相違臣民之疑又何足恠乎伏惟　孝宗皇帝臨御天下十有八年深仁厚澤實在人心至今父老道及　孝宗時事甚或流涕天下人心之思　孝宗如此則其思　昭聖皇太后當何如哉　陛下仁孝夙成恩禮之隆宜無不至然萬一因禮文末節之微稍成嫌隙此其關繫非細故也夫母子之間人所難言人臣愛君思杜其漸況孝敬難篤而易疎讒言易間而難合徵之往事自古為然其在今日尤不可委曲而加之意乎伏願　陛下思　孝宗之仁恩念　武宗皇帝之付託追前者皇太后之懿旨體今日　皇太后之深情益隆孝養

之誠務盡惻怛之實　聖旦之期還令命婦入賀彼此之情洞然無間則皇太后安　陛下安天下臣民俱安矣雖有今日之疑適爲　陛下隆孝之地耳臣言及此不覺痛心伏惟　聖慈俯垂　睿察則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慰問中宮以全　聖德疏　　詹仰庇

臣本草茅荷蒙　先帝作養發身科第叨任民社無益尺寸伏蒙　陛下簡拔擢臣臺諫荷國厚恩愧無補報前次二疏干冒　天威自分貶斥幸而　聖恩浩蕩俯賜寬容臣雖粉骨碎身未足圖報切謂職居言官有聞輒言無非忠君愛國之誠又以　聖君明

時不宜多言又謂言官所言又中機會外此皆為無
益臣謂此言未必皆非但負　聖君負明時則非臣
所以惓惓報國之忠也今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切
舉事之最大有關於　聖德者為　皇上陳之嘗謂
天子之有后猶天之有地也天子理陽教后理陰教
所以建天下之極為萬世之經也恭惟　皇后殿下
先帝所賜以配　陛下以正位中宮者也　陛下宜
遵　先帝之命篤宮闈之好以為　宗廟社稷之主
以為四方家人之則可也切聞　皇后殿下舉動端
莊有拂　聖心去歲　聖駕謁陵　皇后隨行朝野
懽慶群疑已釋近聞又出坤寧置之別宮寢食起居

不侍左右以致抑鬱成疾　陛下畧無眷顧之意中外議論紛紛聞者莫不垂涕萬一疾甚不起其如貽天下後世之譏何其如爲　聖德之累何伏望　陛下遵　先帝之命念　宗社之重及今請就正宮命直侍曉事宮人奉以湯藥加以慰問則　皇后抑鬱之氣以舒而　睿體亦因以平和矣臣每入朝之際聞諸大小臣工無不以此爲　陛下懷憂但以事屬宮禁不敢直言臣謂知而不言者欺也言而不盡者蔽也欺與蔽臣子之罪死有餘辜也用是披瀝心血冐犯　天威伏望　俯賜鑒納臣雖萬死亦瞑目甘心矣

正位中宮以端治本疏　　王時舉

臣近覩邸報該雲南道御史詹仰庇一本披瀝忠悃乞加　慰問　中宮以全　聖德事奉　聖旨　后以侍朕多年無子又多病近因病移居別宮以暢意樂心或可疾退爾不曉宮中事多言姑不究又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一本懇乞　聖明正位　中宮以慰人心以光　聖德事奉　聖旨知道了待　后疾調理稍愈即還本宮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覩之不勝駭愕臣待罪萬里之外雖　朝政之得失尚不聞其詳況宮闈事乎今書之邸報傳之中外矣凡大小臣工莫不相顧垂泣以為事關　君德之最大者臣敢

惜死不爲我　皇上陳之臣聞天者萬物之祖地者萬物之母故子思子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未有天地不位而萬物能育　君猶天也　皇極者君之位也所以理陽教以聽外治者胥此焉　后猶地也坤寧者后之位也所以理陰教以聽內治者胥此焉位之時義大矣哉今　皇后母儀天下其位尊矣置諸別宮其處卑矣位尊而處卑謂之拂經拂經則必有乖戾抑鬱之憂譬之地不得其位則水旱震騰之變於此乎召之雖天有剛健之德其能獨運於上以底萬物之育者故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物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此之謂也　皇

上之意以為　皇后多疾移居別宮或可疾退殊不知　皇后之事　皇上也猶地之與天也地非天以為之憮幪則無以安其靜正之貞　皇后非　皇上以為之瞻依則何以慰其坤順之懿睽違日深拂鬱日甚疾將日劇況能退耶　皇上之意又以為待調理稍愈即還本宮殊不知　皇后之居宮中也猶地之居中央也地不可一日離中央之位　皇后不可一日離中宮之中豈可以疾之增減為中宮之出入耶　皇上中天地而為綱常主將使天下之夫夫婦婦無不各得其所今　皇后乃與　皇上共奉　神靈之統者而可使不正其位乎共理萬物之宜者而

可使不安其居乎又　先帝之選擇而作配者可使之不遑啓處以致抑鬱成疾乎恐非所以訓八方而昭四表也此猶自其名位言之耳且聞　皇后有關雎之德尤所當親有樛木之賢尤所當敬有脫簪待巷之規尤當虛心聽納以為天下萬世法豈可踈而遠之而不得日炙　聖德之光華耶臣之事　皇上猶子之事父母毋不得於父必於幾諫號泣以求親心底豫而後已況　皇后天下之母乃令不正其位抱病別宮臣豈不號泣極諫以自蹈不忠之罪乎伏望　皇上早賜　綸音速請　皇后正位中宮加意調慰則　睿體自平　聖德益光典禮崇而彝倫敘

矣臣之生死不足恤也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宗藩

酌大義以全藩王賢孝疏　林俊

孝寧殿下累乞琉璃瓦重荷　聖諭於引錢內支二萬兩給換者臣有以仰窺　陛下聖德廣大惇敘九族之盛心而寧王據禮守經不為無見然觀鎮巡議奏欲俟年豐定奪是巽言不當與也工部覆奏謂規制雖相應事體實可止又恐重累地方作例各府是正言不當與也迨寧王復奏工部又執奏是申言決不當與也　陛下先可部議是明示不當與也後從其半是婉示不欲與也士夫及耆壯公論謂寧府多

此一舉是中外人心皆謂不當與也寧王讀書明禮聰察識事斷不為此必勝以損賢名偶未之思耳夫事有可為有不可為有可已有不可已江西公私匱竭人民滋困盜賊未息此何時也意者引錢無預於民不知存積僅二萬七千餘兩益府宮殿蟻蠹而殿下見移東寢萬分驚虞責將誰任修蓋之費約三萬餘兩此不可已者也淮府造墳順昌王崇安王鎮國將軍起第巳支五千三百餘兩後來未計此不可巳者也所在儒學文廟傾頹問其故謂科派例嚴所司顧忌不修之故此不可已者也各處預備倉穀數少問其故謂罰贖解部所司無由措置此不可已者也

官軍俸糧通融節縮歲支尚少四萬四千餘石此不可已者也臣嘗見楚府殿燬久未盖荆府多敝漏淮府同一江西頹垣朽柱東拄西撐飄瓦斷椽脫落大半居然廢址在民庶尚不堪居惟寧府完美堅緻金碧燦煌夫大義不可已有司為割內帑財為之未過也有可已無可為又何必為此舉哉古者采椽不斷茅茨不剪土階贊堯卑宮贊禹儒服紀河間樂善紀東平紀湘州之約儉紀鎮西之輕財聖帝明王所以揚聖休垂後美者端亦在是寧府移封之初親至親也已不用琉璃再造之會國至富也又不用琉璃亦慕采椽茅茨之盛崇古敦質示樸以垂憲即已矣今

歷百年傳數世一旦無故而遽改之孝子順孫所以承祖考者義不當若是夫前之失後人尚諱之前之善後人忍改之耶改則盡沒之矣改之非孝子沒之非順孫謂賢王忍為之耶臣所謂偶未之思者也況人之性習靜易動難儉易奢操之猶懼或放縱之何往不流賢王春秋方盛德業方進求之身心自有專務而規規尋常文具之間以毀蟣前人法則臣未知其可也臣數侍賢王言論數被賢王禮愛服深感切私亦當厚顧若無右於賢王臣罪死罪死臣往年疏府第之制以不用琉璃美先寧王義不當以用琉璃諛今王且小人先合後忤君子和而不同臣欲愛

德市義完賢名不欲貢諛順　旨爵至孝孟軻曰齊人莫如我敬王臣拘儒不識通變但知敬王之道當如此竭忠盡愚事　陛下之道當如此寧王靜思憣悟必有創於臣言伏望　聖明篤懿親斷大義垂善處使賢王德如純璧名若完甌毋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正大明白恩不揜義為世世頌美臣無任隕越俟罪之至

選輔導以全　宗室疏　馬文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篤縱欲敗度有違　祖訓者　朝廷黜罰之典所必加昔周

武王克商之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鄢縱彼所為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人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恕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　太祖高
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有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支繁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建封諸王藩屏王室既設內外之官以理其政復選才識之人以

充其任輔導之方可謂至嚴矣所以各王好學樂善保守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罕有自正統年間惟秦晉蜀襄德吉徽崇府并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而其他郡王府往來傳事亦皆遊食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府其郡王并將軍有係尊屬或僕屬頗隸者雖知所為非禮不肯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鎮巡等官懼其誣陷亦不敢具奏所以窮極人欲蕩踰軌度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卒之坐糜廩祿遂成窮迫或動違　祖訓事干　宗社有不終

其天年者有幽之高墻者有褫削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甚至汚溷之事又有不可傳之中外聞之天下者其爲　朝廷之玷大矣向使輔導之官各得其人早爲諫正藩府親王肯爲戒諭鎭廵等官預爲具奏又豈有此等事哉夫人君之於宗藩不患其過儉而患其過奢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黜罰之典莫若保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殆必宜豎擇老成之人以充任使用度有時給之宜以資衣食輔導之官幷選國學鄉學師儒之屬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爲善之路誦　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爲未善長史等官得以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

間郡王所爲未善教授藩王得以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容具奏聞若干宮闈重事差內官　皇親密切處置不使露泄於外若係外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藩王有過專罪輔導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而又於妾媵之屬選於本府軍校之家不使外侵凡百在外之人禁其非法不道之爲不使內入藩王郡王一體相成而　國紀　朝綱兩無所拂保全　宗室莫過於此

條議　宗藩至切事宜疏　　何起鳴

臣等切惟當今　國家當二大事所宜及時講求者外之邊防內之　宗藩是也邊防近蒙　聖明軫念

已經會官集議見今各邊整頓漸有次第惟是 宗藩二百年来螽斯麟趾綿衍繁盛邸祿歲增民財日詘比之邊防尤爲難處近按 玉牒實在之數親郡王將軍中尉及未名未封與庶人等項共二萬八千四百九十一位郡縣主君儀賓不與焉其視 國初分封之數不止萬倍總計歲支祿米八百六十餘萬石較之漕運四百萬石之入又不啻倍之 國初以十稅一今則十而稅二三猶未止也夫根本茂盛則枝葉蕃滋臣慮再越十年又不直前數矣以故 宗室則衣食不充嗷嗷控訴有司則艱於處給莫可支持賈誼所謂失今不治終成痼疾誠可憂矣恭惟

世宗皇帝周覽遐思爰　命禮官集議定爲　宗藩
條例一書頒布各藩永爲彝典無容議矣但中間條
例未盡遵行臣等職掌所關妄陳芻臆列爲九事仰
塵　天聽惟　聖明留意焉　一臣謹按洪武八年
初定諸王宗人禄米每歲　親王五萬石郡王六千
石二十八年　太祖謂戶部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
衆盛原定親王每歲禄米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
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節減以資之用議更定
親王歲禄萬石郡王三千石夫洪武八年至二十八
年封建未踰時也即憂乏用斟酌節減如此　聖祖
不爲萬世計耶查得議處改折郡王以下衰多益寡

尚有定論惟是　親王歲祿參差不一夫　親王為
朝廷屛翰歲輸隆重良不為過但　親王一體祿次
懸殊而本折有重輕地方有貧富尤非所以遵　祖
訓而一衆心也合無降諭　親王使知　朝廷經費
之難同宗貧窘之極慕義願減原額之數或願改折
若干或願每歲輸祿若干以補本府宗室不足之數
各令具奏　朝廷降　勅褒異樹坊示勸儻數月之
後一無　奏聞者該部即通計斟酌節減務令均齊
合一恭聽　宸斷處分亦不為過　一各　王府生
息日繁同處一城不惟地產有限天祿不贍其養卹
且居處沓雜小民逼失其生及今不處後愈難矣[illegible]

得分封地方山西湖廣各十處河南七處陝西四處江西山東各三處四川廣西各一處蓋宗室數少則常祿可霑易與爲善數多則黨衆祿窘亦易爲非此韓代周府所以日益多事往往越關奏擾甚至凌詈官長白晝刼奪甘爲逋逃淵藪而莫之禁也是豈無其故哉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凡係 宗室衆多不能並處一城者分封鄰省及附近州縣或舊有王府故絕去處其府地規制各照爵遞減使爲可繼夫散處以洽其生亦得宗子維城之義似不必過爲拘泥者

一先年郡王有犯罪革爵者嗣後弟姪遠孫至多曾緣冒襲乃又并其子女同進封者糜費國力莫此

為甚條例查單信不刊之典矣何須行又踰四年不聞一疏奏報豈以天下郡王一一承繼王爵無冒襲者乎臣不暇悉數即如晉府交城王表抽以輔國將軍應否得襲榮端王表杯之爵又杯弟輔國將軍郡王繼絕　祖訓果有其文耶舉一交城而諸如此者多也請乞　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去處撫按官轄長史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等爵查係已前犯罪爵及故絕郡王弟姪遠孫曾經冒襲者作速具奏呈襲本爵自繇首若仍許襲爵終身其子以鎮國將軍管理府事餘爵悉從改正通查具奏到日該部該科覈實施行毋得再為文具徇情容隱　一宗室

新封一位則祿米新增一分年復一年無所底止及
今不處則病國病民病宗室無一可者臣見該部題
覆各宗祿米行文各布政司止云於附近倉庫按季
撥給不知作何坐派處分以故賦日多斂日急而民
亦莫知其所以然矣合無　勅下禮部通行王府布
政司備查以前本處祿糧若干作何撥給或於額糧
內增加或於額糧外區處有無完欠各查明造冊具
奏此後凡遇冊封郡王將軍中尉等爵應給祿米若
干作何處分派撥俱年終類奏查考至於缺少去處
各該撫按官遵照近日　詔事督率所屬查催完納
此外亦宜善為區處毋只靠損貧民如山東泰山湖

廣太和香錢之類積剩者皆可補湊是在有地方責
者一加之意耳　一國家覃恩宗室全在名封婚禮
不失其時今據　玉牒所開將軍而下未名者八千
八百位有奇未封者五千二百位有奇至使恩禮過
期宗人怨懟殊非事體臣見該部題覆可謂疏通而
寢閣若此何也蓋議覆雖由該部而奏請遲速應否
合格實在　親王與另城郡王也訪得各處宗室初
生奏報及請名請封選婚必有同宗司府保結然後
具奏關節重於錢神移文耽於歲月是故名封未得
而禄領已為借債之券矣臣愚以為此必輔導嚴其
欽限凡宗子初生該府覈實限一年以裏奏報名封

於禮俱不許過限如無違礙而奏請過二年之上者
年終類筭凡十位長史教授罰俸二十位以上者長
史教授輕則住俸重則議斥其長史六年無過賢勞
茂著許一體陞用給與　誥命服色自本年六月以
前各王府奏到名封婚禮有礙覆題者該部備開違
錯失格及保勘不到緣由通行巡按御史轉行各王
府長史教授等官限文到一月以裏作速回奏以憑
題覆施行如再刁蹬故違稽錯該部恣遵　詔旨嚴
行查究治罪　一郡王故絕府地屯廠暫歸　親王
掌管待有新封轉給此定例也近又著之條例甚明
何迄今未見一第一椽奏歸　朝廷者豈　親王規

此微利為乾沒計耶抑有司者奉行之未至也即臣所知如南陵王故絕遺下府第莊田金銀財物不止數十萬計若非御史趙岩目擊將軍勤焆等有詞幾何不為田潤王語等所影射耶觀之一府餘可類推之

勅該部一面再行撫按官將南陵王遺下府第莊田等項查追實數作速具奏一面通行各處撫按備查凡係故絕郡王及削除

親王處所逐一查明從實具奏其報到之數該部登記簿籍付所掌管侯本處有新封者照數撥給以充祿糧不必更屬該府以滋隱沒

一條例開載改正工樂盖有見於花生鎮育之弊最為潰亂天潢所當首革臣等訪得各

王府間有一二裁損而其占恡者尚多即有議革貴
緣復業　朝廷法紀寖格不行近如遼府收樂工張
紹之女生子川見朦朧請名希圖承襲若非該省御
史相繼糾察不幾於冒亂宗統乎　親王如此郡王
而下從何究詰此樂工所當盡革而收買子女之禁
尤當嚴也合無　勑下該部通行各王府及各該巡
按御史原設立富樂院盡數變賣入官樂工編籍當
差樂婦從良改嫁通限一月以裏將改正過數目要
見變賣過房屋若干編配過男婦若干造冊具奏敢
有仍前占恡者重行參奏先將該府輔導官提問凡
王府收買子女果係缺人使用照例具奏限以名數

收買一次不許在於境內境外擅自收取以恣淫穢違者許其所在官司申達巡按御史將輔導等官并差遣人等參奏治罪

一　親王而下至中尉自王妃以至安人鄉君身後皆有御祭盖　朝廷親親厚終盛典也臣頃奉使見一二處御祭有司供辦祭器豐儉不一　在王府則欲極豐在有司則欲儉在遣祭官則於豐儉之間稍為裁酌故有一祭費數百金者有一祭費十金者處處不同歲歲不定其間不良有司未免因緣為奸本以敦族適以病民臣查得會典所載止見牛犢羊豕其餘祭品止云轉屬買辦豐儉未有定數合無　勅下該部酌議凡遇各王府應行

祭禮照依爵位定差等移文該衙門通將合用品物備細開寫各照彼處時估動支官銀買辦不許額外多增一物貽累小民各王府亦不許希圖折乾虆瀆盛典庶典禮歸一人易遵守　一王府承奉司止許理一應雜事有事呈長史司并護衛指揮司發落與內官衙門無相統攝備載　祖訓可考近訪得各王府內使等官營求出入管莊收課郤乃需索有司夫馬張打旗號擅作威福羅織害民重科厚斂靡所不至王處深宮無緣得知所以然者由各藩近来玩視祖訓私收閹人徧滿宮闈各求覓利是以出外生事擾害軍民招納投獻恬不知畏且其第宅墳塋之類

務極華侈僭踰典制依憑城社莫敢誰何伏惟 勅
下該部通行各撫按轉行長史司啓王知會嚴加禁
革內使人等恪遵 祖訓一應錢糧止令屯老旗甲
人役催辦不許擅自出外擾民仍通行各王府將見
在內官內使盡數清查凡不係照例奏討不由內監
撥給者一一革退仍嚴私割之律并第宅墳塋違
制蓋造者通行釐正敢有抗違者巡按御史查參長
史司官一體治罪凡此九者或議勸捐祿糧或議查
革冒襲或議清府第正樂工無非以義御親之意或
議分封或議祿糧或議名封婚禮無非以恩厚親之
意至於定祭物禁內使又無非恤民衛親之意皆處

宗藩至切要者所以廣條例之未行而濟一時權宜之計耳伏乞　勑下該部議覆上請發賜施行其於宗藩未必無少補矣此外有為國家經久計者議論不一有謂郡王以下宜定限子女襲封其限外之數止給冠帶口糧者有謂奉國將軍以下宜即節其祿秩者有謂　親王傳制袒免以外萬一有乏嗣者止許親支各以本爵承管府事不得襲封者有謂郡王六世孫以下止將中尉長子世襲其餘止賜宗派名目聽其自便者有謂宗室既有限制不許請封則不宜困之一城使得畢力民賈其有才識超邁者悉照祖訓許其肄業所在儒學以取科目仍照　王親仕

格不得援以京秩有違犯者一體糾劾此則事關重
大臣等至愚極陋何敢輙陳意見惟願　廟堂之上
主張擘畫特降　手勅廣集公論定為經久遠大之
計上請　宸斷施行實　宗社生民無疆之福也臣
等無任惓惓
遵成憲守　明旨以慎藩封疏　殷士儋
先該臣等因肅府延長等王真澆等奏稱乞將輔國
將軍管理府事縉熿賜復親藩爵統等因奉　聖旨
禮部看議來說臣等謹遵　世宗皇帝欽定條例及
先帝　皇上兩次不准繼襲　明旨看議明白覆請
聖明堅賜　宸斷不准繼襲仍乞　勅諭縉熿以後

勿得再行瀆奏等因本月初六日恭接　聖旨極邊重地必須用王鎮護繕墳還准襲王仍支輔國祿欽此臣等聞　命自　天不勝驚愕汗流措身無地竊惟　朝廷所以布大信而萬世治安者有　成憲之當遵也海內所以守大分而人心寧帖者有　明旨之可守也　宗藩條例一書乃　先皇帝念天下民窮財盡而　宗室日繁力不能支　特命會集在廷羣議勒成此書以抑冒濫　親王故絕非親弟親姪不許繼襲之人實居其首非萬世所當遵之　成憲乎及肅府繕墳奏請襲封本部議以為懷王堂叔似非應繼人數始則奉　先帝宸斷不許相繼繼則奉

皇上聖斷不准繼襲 二聖成命赫然如一豈非萬
世所當守之 明旨乎本部所以遵奉而抑諸藩之
冒濫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各藩所以怙然不
敢萌覬覦之邪念者此 成憲也此 明旨也今縉
熿蔑 成憲玩 明旨肆然屢瀆 天聽若復蒙
賜以王爵則將來各宗效尤紛紛奏擾不已凡 欽
定條例俱不足遵凡奉過 明旨俱不足守人人欲
行其私事事欲更其制豈 聖世之所宜有哉且
皇上止念其極邊重地必須王鎮護偶未思及前項
關繫耳今臣等考之肅府始封甘州委係極邊今已
移在蘭州腹裏並非極邊之地況肅府諸郡王見有

數人於其中選擇賢者一人管理府事自足鎮護何必更條例而變　明旨乎伏望　皇上特念　先帝欽定條例所當遵　二聖兩次　明旨所當守堅持定命仍前不准繼襲則　朝廷法制畫一而各藩窺伺不萌民力可節治安可期　宗社生民幸甚臣等幸甚若或　聖意念其邊遠必欲王爵鎮護亦望俯念　成命至重封爵至重　勅下在廷諸臣會議停妥具疏　上聞務使　成命不違　聖意勿失庶朝廷大信可全　宗藩大分不越將來法制尚可行於天下也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議處　宗藩事宜疏　　戚元佐

臣聞國家極重之勢慮不可返天下殷憂之伏謀當預圖方今　宗藩日盛祿糧不及人皆憂之言官亦嘗屢切陳之然而卒未聞有善處之策往歲本部會議　宗藩條例事有畫一之法冒濫不得容其奸宄蠹頓裁時稱一快然天潢繁衍而椒聊瓜瓞者不可限也　國課有額而歲徵難派入者不足供也近因科臣建議事下本部臣係該司職掌已經通行各藩及兩京各衙門人據所見得具疏請令已及期止有南京禮部一疏稍擴條格畧陳其槩而其他亦未有言及之者蓋以　宗藩事體動關　祖訓是以議即窒礙法多掣肘然欲不拂　祖訓而聊且通融則亦

補偏救弊之法而非拔本塞源之道也諺云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今日之事若非大破常格以處之則將來祿糧必不可支有司必不能給　宗藩必不能謀生　國家必不能無事不出數年而禍有不可勝言者矣今之議者每曰　祖訓在上不可少干而不知　祖訓之言　祖宗未嘗拘也故欲議　宗藩而各得所當先統觀　宗藩前後始終不一之故而深察　祖宗微意之所在然後可以審其權衡而酌議之耳蓋　高皇帝雄畧開創首啓宗封衆建諸子周錯要地如北平天險　文皇居之北平東盡諸侯而西瀕大河如大寧遼左上谷雲中遼寧谷代四王

為之蔽塞鴈門南控河上而西扃嘉峪如太原關中
延慶環靈酒泉張掖則秦晉慶肅四王為屏蔽也如
內郡諸王亦皆秉鉞部兵崇權握勢維城維翰碁布
星羅此固一時也迨於靖難以後世襲隆平齊谷繼
譁漢趙旋踵或懲或貸日積猜嫌彝臬益煩兵權盡
釋　朝堂無懿親之迹府寮無內補之階情親而勢
愈疏養欵而防滋密此又一時也嗣是而後驕侈漸
盈間作不典荒湎譎暴歲無虛牘亂倫逆節屢犯明
條法多圖土之收辟有勒畫之慘況乎邸用繁增經
制無畧覩髀莫解尾大為虞仁人悽惻而寒心志士
痛哭而不足此復一時也其在於今則人多祿寡支

用不敷假貸揭償朔食囊奚以致貧身無算日不聊生乃有共蓬而居分餅而膳四十而未婚二十載而不娶語及中冓則言之醜而不可詳殍為道殣則狀甚悲而不忍見強杲者彎弓走馬白晝搶奪於郊衢柔輭者執捶擁盖潛身竄入於輿皂此又一時也夫

高皇草昧之初列建宗子　文皇靖難之日思鑒前車用意不同各有攸當至　列聖以迄於今時移勢改恩以義裁其分其理自有不能以曲盡者矣即如

高皇見超一世豈不知宗人之有今日但　開國之初固當如是至於世遠親降因時損益亦待後善繼述之　主變而通之耳夫　國初親郡王將軍纔四

十九位女纔九位至永樂年間增封親郡王將軍四十一位女二十八位其數尚未盡多也而當時祿入已損於前不能全給令二百年來宗支造入　玉牒者共計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五位而見存者二萬八千四百五十二位視　國初不啻千倍天下王府之祿反多於歲供京師之米即使盡發　上供之輸猶不足王祿之半為今之計欲裁　宗藩之祿以分給之則各宗所入剋削已盡而且至於無可裁矣欲加小民之賦以周給之則貧民之業誅求已極而且至於無可加矣夫各宗迫於饑寒而嗷嗷相關有司告於無措而遑遑在慮況乎名封婚禮請乞保勘奏報

查駁文移展轉更有甚不易者以愆之乎夫今日之
事已為難處十年之後截長補短每人而生二子又
知其增幾何人也中間雖有老死夭亡然死者不如
生者之多可增率四五萬添一人則添一人之封添
一封則添一人之祿繼此而復益以數千百萬祿米
國家常賦不足以供豈有神運鬼輸之術以濟之哉
議者有曰國課不給稍倣漢家分王之意使各宗人
自為養生育多寡皆不必顧則冒濫自絕亦可少蘇
有司之力為此說者意非不美然以一人論之且如
郡王其祿千石儻生十子則每人而百石三七兼支
尚有本色米三十石也又一相傳則或生三四子或

生十數子則以三十石米而三四十數分之矣又一再傳亦復如是則愈分而愈微夫婦臧獲少者不下數人朝饔夕飧婚姻死喪其何以贍彼庶民之家亦有產薄而世傳不乏者以其各有營業而日生不窮也今 宗室坐食自守而欲人自為生臣固知其不能矣臣謂當今國事之極大者莫如 宗室天下之大可憂者亦莫如 宗室於此而不開之以生路固不可開之以生路而不善通夫 祖法亦不可盡不觀諸 祖宗朝手彼國親王之祿五萬復有段絹茶鹽等用亦復萬計不數年而止給祿米不給雜用又不數年而減為萬石又不能給而代肅遼慶寧國諸

王且歲給五百石是　高皇令出自已而前後之言
已不信矣至永樂祿日殊秦魯唐府各五千石遼韓
伊府各二千石肅府僅七百石慶府雖七百五十石
而郡王常於數內撥給而　文皇去國初未遠而
祖訓之文亦不盡守之矣況　親王出城歲時訓練
蒐兵講武　祖訓也而靖難以後則寢之郡王子孫
任用以官陞轉如常　祖訓也而累葉以來皆無之
則　高皇祖訓　列聖已不遵而奉行之矣其在今
日事勢愈難尚可膠柱而調瑟乎即使　高皇而覲
今日之困如此　文皇而遇今日之難爲又如此將
援照制祿之初而盡給之乎抑通變其術而別爲之

議乎況封建同姓世世相傳與古之所有坐食縣官爵職世授則古之所無臣故以為欲善其法必須大破常格不拘　祖訓各藩封爵不必盡授有不封者士農工商各從其便一切出城越關之例盡弛其禁使人人得以力業則各宗有謀身之策而　國家紓空乏之憂哉　皇上親親之誼亦庶可以善其後矣臣之此議人非智不及此而不敢以聞於　上者良以　祖訓難更又恐出城之禁一開萬一有不逞之徒啟釁生變則追論首事之臣不免鼂錯始禍之誅耳又聞　高皇帝時平遙訓導葉伯巨應　詔陳言首請裁抑諸王而　上輒大怒欲逮死獄其後不數

年而親王之禄亦遂大減是 高皇誅其身而用其言伯臣之身雖僇而有功於 國則大矣臣於此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非不知其事之可危但今日之事國事也人臣之義苟利於國死生以之臣職掌所關禍福利害皆所不計即使用臣之言而誅臣之身臣無所悔何者害及一身為甚小而利在 國家為甚大也昔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及見其有疾喻以不治將深乃三見而不信以致於不可救今 宗室之病已在腸胃然酒醪可及再益數年而深入骨髓則扁鵲且將驚而走矣臣故僭擬數款開列如左條議上 聞伏乞 勅下本部通行各親郡王大集將軍

中尉從長計議當令各宗子女見有幾何各處賦稅見有幾何自今以後人數合增幾何天下民力足能供億幾何各省錢糧尚可加派與否各宗坐食可為久計與否將臣之所議與相沿之制彼此參酌孰便孰礙何利何害當必有一定之見如於事體人情果為利便即具奏前來聽本部議覆施行至於臣之意見所不及與之易地所難行者則化裁通變全在當國者一劑量之耳臣不勝切望之至

一限封爵查得嘉靖年間豐林王台瀚奏稱宗室之中其弊難究不必較其妾媵有無止定其子女多少議親王限以五子之外其餘多生者止給冠帶榮身並無爵祿

令其自行營業或商或農所行從便郡王以三子為
例將軍以下各隨等差已經本部酌議具覆 先帝
未賜決允遂寢其事臣謂人之子女原有多寡不必
限也惟限其生子之數則於人情似為少拂宜乎
先帝之未允也然而生不必限封則可限蓋 帝孫
王孫親疎有等 恩數禮秩隆殺有差今 國朝歷
世已二百餘年以親論之亦遞减矣故除初封 親
王且姑照例襲侯三世而後再加詳議外其 累朝
支派之分列各藩者當立為定制以限之如 親王
嫡長子例襲 親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四共五位
馬郡王嫡長子例襲郡王矣嫡庶次子許封其二共

三位焉鎮輔奉國將軍有嫡子許封其二無嫡子止許以封庶子一人請封鎮輔奉國中尉不論嫡庶許封一子以上各爵職如有生子數多不得盡封者請名士農工商職其自便有志讀書者與民間俊秀子弟一體入學應舉登名科甲者一如皇親事例止任外官其他力田通工等業從便生理可也或曰 親王之子例為郡王郡王之子例為鎮國將軍各將軍中尉之子例得職祿今各宗之子封者固得其所而不封者竟與齊民等不幸而生稍居後則一體所分貴賤貧富迥然懸絕已為不情況讀書必賴燈火之資經商必藉貿遷之本力穡須得乎畎畝之授工藝

不能無俯仰之累彼將何以為生耶臣以為宗女宗
壻尚有壻資多者給銀百兩今後合無將　親王之
子不得封者至十六歲　賜之冠帶仍給銀六百兩
郡王之子不得封者至二十歲亦　賜之冠帶仍給
銀四百兩將軍中尉之子不得封者有志入學　賜
之衣巾若止務生業不必賜之　賜各子仍俱給銀二
百兩以上各子逓減處給則或仕或不仕咸有所賴
似無失所之嘆但與查勘一節極當慎詳庶無冒濫
以滋妄費之弊如是而各宗之子猶或有不能自立
而遊蕩廢棄者則譬諸家有不肖之子亦付之無可
柰何而已或曰擅出城郭　國有明禁今既任其生

業則必不能出郭恐為不可臣嘗稽之 祖訓並無禁出城郭之文其所以禁之不使出郭者為近日放縱不法者設也苟能各務生業謹守王度一有不撿稍加繩之雖出城何害也或曰 宗室有罪例不加刑令入仕受職與交易憤事一切貸之則貪婪克縱凌弱暴寡益多事矣臣愚以為 宗室不加刑責原非古道即刑罰不加則大亂之道也夫人情有欲所以平其情而不亂者恃有司之法繩之耳今 宗室一有小過不以有司治之而動必奏請苟以錙銖斤兩彼必忿爭而遽欲聞之 朝廷則往來勞費廢時妨業彼小民者豈顧為此哉若復不較而姑縱之則

錙銖不治千金可攫斤兩不戒則腴產可侵故曰有司之法不行大亂之道也夫常人之愛子弟者必望師傅用夏楚以威之令之有司皆士大夫　國朝之外傳也令之宗黨皆　皇家苗裔族屬之子弟也與其姑息而養成惡德以就罪辟孰若教戒而造就成才以歸於正之為愈哉且聞令之貧宗傭工隸卒無所不為匿名執役甘心揺撻是陽諱其名而陰忍其辱也若顯拔縉紳之列而均受舉劾之公分授四民之業而平以市官之法此大公至正之道不足以言娓矣臣嘗熟思而酌議如此　一議繼嗣查得郡王無嗣止許本支奉祀不得援兄終弟及之例近巳申

明人知共守惟　親王若得之親弟親姪繼襲臣愚以為　親王之得封謂其為　帝胄所分　天子之次子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故崇之以禮貌不使與兄弟同輩大相懸絕耳今子孫相繼世世富貴固不必言但至乏嗣則統緒已絕即以本支奉祀使香火不泯亦已矣而何為又使親弟親姪繼襲其爵哉國家功臣遇有乏嗣則許族人襲爵此謂先世嘗有勲勞於　國故報功之典不當剗絕繼其世緒是所以勸有功也至於　親王則以親論而非以功論傳之數世其澤已斬其福已過彼親弟親姪自有本等爵職何緣躐進王者之尊乎臣愚以為自今以後有

絶嗣者止推倫序相應賢能著聞者一人管理府事
雖有親弟親姪不得冐請復繼王爵　一別疏屬查
得　國制郡王六世孫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夫奉國
中尉之職自　親王而推則七世矣自郡王而推則
六世矣即自奉國中尉而推世世不改則與　國終
始將萬世矣攷之古昔典禮莫備於周然周家五世
外燕會慶問皆弗之及非薄之矣親親之殺天秩本
然耳禮固有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族竭矣
今至奉國中尉孰非　皇家祖免以下親乎且　祖
廟之制親盡則祧今我　朝開國　四祖肇基　德
懿熙仁皆為蔵主則於　祖且然矣而況卑屬乎臣

於前款議將中尉止封一子然奉國中尉世世皆封一子則恩數無窮親疎無等揆諸古者六世親竭之說大不侔矣合無今後奉國中尉授封一子再傳而下不必　賜封止將所生第一子給銀一百兩使為貲本傳至五世而止其餘悉聽自便庶恩義並立而法制亦可遠及矣　一議主君查得郡縣主及郡縣鄉君各隨父之差等請封初不限其數之多寡及至選配儀賓各有職事　誥命祿米從人等項令男封既有限制合無將　親王之女止封其三郡王之女止封其二將軍中尉之女各封其一主君之祿俱各照舊外其選配儀賓既有職事　誥命列之官階足

為榮寵合將祿衣免給亦無不可以上各女有不盡封者仍各給以婚資使為贍用出自 親王者給銀二百兩出自郡王者給銀一百兩出自將軍者給銀八十兩出自中尉者給銀五十兩選配之壻聽其自為生理其應舉入仕者悉授宗女宗壻除已前者勿論外以後各宗女壻給銀五十兩之外不必另給冠帶壻資一體聽其自便

一議冒費查得冒妾子女擅婚子女革爵子女與一應庶人例雖皆不與封然其各子猶有不等口糧尤為便利但前項各宗各庶或有年已長成不堪讀書及無產運營或驕惰遊蕩不能營理者一旦革其口糧恐不聊生似亦 聖世

之棄人矣合無將以前者俱各照舊遵行外自今以後所生之子各宜豫為教訓聽其從便生理不必給以口糧則宗人不至告病而　國家亦可以節無益之費矣

一議擅婚查得　宗室請封選婚必有本部題覆行選各宗選有之日奏結完備本部查明具覆方有勘合行令入府成婚若未經奏請而徑自配偶或雖經奏請未授封號而先以成婚皆為擅婚擅婚之子例不得封歲給米五十石仍本折中半無支此定例也但各府擅婚最多皆不顯言其弊或假捏奉到勘合或言遵照相沿舊例原未奏請淑恭宜安人等號此等名色雖各有不同皆屬擅婚例無授封

之理然彼既不肯自首其弊而奏抄到部必不能逢例題覆則一切立案不行固其法之不得不然也夫各宗格於例而無由申其願臣等拘於法而難以徇其情乃有老大未婚而饔餐不給種種苦抑不可勝述者矣為今之計莫若使各宗自首明言其為擅婚之子照例給與本等口糧士農工商仍聽其便自今以後生者止許　賜名不必再給口糧聽令從宜生理可也伏候　聖裁

請裁定宗藩事例疏　張居正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脩　大明會典節奉　勑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

之與貽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脩閣臣等看得
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為繁　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為
重乃屬纂脩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
後呈送臣　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
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
詳　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
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
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
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
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為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
以 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多有未當者推原其
意徒以 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 國家之財力
已竭 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為隄防嚴加裁
抑頃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
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議擬不定靡所適從或一
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
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
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 親王樂工
二十七戶乃 高皇帝所定載在 會典蓋以藩王
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 詔勅為然今乃

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　親
王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必親弟親姪
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
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
封者爵秩雖同然有　帝孫　王孫之異亦當視其
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得給此親無隆殺
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令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
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䘏
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
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
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

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减此恩紀失倫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　親王同城住居故絕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者於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衛充軍及

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人發邊
衛充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者也
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疑
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　宗藩事情
悉用此為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為大害但欲勒成簡
冊貽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
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
適宜乃足為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
其例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
有礙施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奉　欽依今不敢
以臆見擅為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

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於例已
不許請名請封乃至令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
理之當見今重修會典此等條例都看議擬停當改
正行欽此合無　勑下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
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
行裒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
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入　會典庶法以畫
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日月萬世無弊矣

皇明疏鈔卷之十終